



睡東坡真美

文／于真 圖／編輯部

睡美人是盡人皆知的童話故事，它能使小孩子和成年人，一同墮入夢幻、絢麗而靜謐的精神世界。

但是睡東坡就不普遍了，我們要掀開整套詩集和曲子，小心在字裡行間探步，纔能聽到他的鼾聲。

東坡入睡，筆者為什麼要把他和睡美人合在一起？因為西曆1097，距今900多年前，東坡居士寫過這樣的一首詩：

白頭蕭散滿霜風，
小閣藤床寄病容；
報道風生春睡美，
道人輕打五更鐘。

裡面有「春睡美」3個字，引起筆者的聯想；雖然童話裡的美人睡，和東坡先生的睡人美，仍然大有差別，但是引人遐思。

東坡的詩，題曰「縱筆」，是非常著名的七絕。那時的東坡，以受貶之身，隨喜某叢林，並留在小閣的藤床上歇宿。到五更時分，寺僧要敲鐘做早課，聽得有人說：東坡先生還未醒呢，忙把平日慣使的力量蘊藏束下來，減弱鐘聲。

這首詩傳到當時的京都，主政的新黨十分忿怒，認為東坡睡得這樣「美」，大大的不應該，便再下令把他貶到東南更遠的地方（今廣東省儋縣）去。

據我們從閱讀中所得，東坡的兩頰狹長，長相並不美；另外再加上「白頭」「蕭散」「霜風」尤其是「病容」，無論如何也繫不上一個美字。此與童話中的睡美人不同。東坡之美，在於睡美。東坡曾自供：「睡美不知身在何。」

我們大可這樣解釋：一枕濃睡，醒來精神充沛，謂之「睡美」，此與睡覺時的姿態絕不相關。東坡一生，尤以受謫南遷時期，始終不忘追尋這樣的「睡美」。我們且看：

酒闌病客惟思睡，…
鬢絲禪榻兩忘機。

一個身心俱困倦的人，想要找一個安靜睡覺的地方，卻找不到，結果暫借僧榻安頓，希圖忘懷得失。詞「一叢花」：

衰病少棕，
疏慵自放，
惟愛日高眠。

「棕」就是樂趣的意思。一個衰病而趣味無多、懶洋洋而自不檢點的人，怎能不逃到睡鄉那裡去？

「思睡」「愛……眠」，我們現在也可以作以下的體會：

東坡跟當權者的政見不合，只有逃入空門一會兒（東坡南徙，隨身攜有佛經置床頭），甚至白日應該做事的時刻，也遁入睡鄉，不願醒覺（「自放」可解作故意不守紀律，亦即藐視當時的政治標準之



意)。就這一意義說來，東坡的「睡」，與陶淵明的「酒」，可算異曲同工之妙。

但是單純為了政治氣候而寫詩寫詞，在東坡是沒有的。言外有意，吐一點政治上的濁氣，是固然矣；言中有自己的生活真實，想睡覺就說睡覺，想飲茶飲酒就說飲茶飲酒，這才是一個活的東坡。再說一次：東坡渴求「睡美」，是東坡的生活實情，寫入詩、詞裡頭，不過順便針砭一下時政

而已。我們看他蓄意上床尋「美」的情形：洗足關門聽雨眠。

東坡素性愛雨，雨來了，便思量躺在床上傾聽。或許那時東坡真的累了，「聽雨」而「眠」，即夢中也應該帶有雨聲罷？能把日間之所愛，帶到夜晚去的人是有福了。但還須「關門」以謝絕騷擾，東坡有詩贈某寺院方丈：

山人睡覺無人見，
只有飛蚊繞鬢鳴。

「無人見」可以放心睡眠，惟是「飛蚊繞鬢」卻睡不安穩，可以推想「山人」其時仍是難於入夢的。長期難以入夢，自生不足之感；一旦暢快酣眠，當然倍加愜意：

食罷茶甌未要深，
清風一榻抵千金。
腹搖鼻息庭花落，
還盡平生未足心。

我們據此詩，可以知道東坡對於睡眠，有「平生未足」之恨。東坡寫此詩時，雖則已「清風一榻」，得到補償；但我們也明知，渴睡，從生活習慣積聚而來，過不多久，「平生未足」之「心」反須「還」了。但即使如此，一個清風榻上的睡東坡，想來仍是十分美；一句「清風一榻……」、一句「……庭花落」，完全是李白氣象。詩人到此，真可以說是躊躇滿志，「未要深」了（首句「未要」，末句「未足」，「未」字疊用，如筆者所據版本無訛，則東坡做人做詩均不拘小節，此又一例）。

所以「日暖風輕春睡足」，是心情愉快的東坡要大書一筆以誌盛。「睡餘柳花墮」，是可親的，有不期而遇的驚喜。東坡渴睡，隨處可以躺下，不脫衣服也可以躺下：

和衣睡晚晴，
不知鐘鼓報天明，
夢裡栩栩胡蝶一身輕。

「一身輕」三個字，我們知道東坡又回到現實的政治生活上來了。東坡是詩人，也是一個有政治理想的官，他和司馬光一道，與王安石尤其是王安石的更偏執的徒子徒孫們分庭抗禮，結果在政壇上大受逼害，一再南貶，可說是一個終生未實現其抱負的人。

我們今日誦讀東坡有關這方面的詩詞，不能說東坡已逃入睡眠中去，忘情現實，只要「睡美」；我們毋寧說，東坡睡著了，我們不要驚動，到敵對的惡勢力消退，我們自然能喚他醒來，就像童話故事中的睡美人一樣。源